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江上烟波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江上烟波
馮玉奇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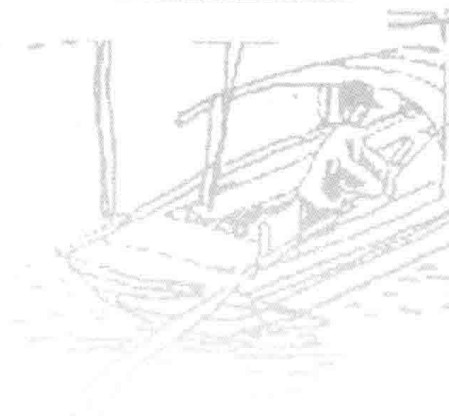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江上烟波

冯玉奇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上烟波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816 - 9

I. ①江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9664 号

点 校: 清寒树 旷 野
责任编辑: 牟国煜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6.25 字数: 213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回	白璧无瑕羞惊鸡头肉	1
第二回	人面柳花笑问何处来	18
第三回	落花空有意流水无情	41
第四回	怜我须怜卿留书作别	55
第五回	为避小人反被小人害	77
第六回	命途多舛红粉又飘零	101
第七回	姊妹巧设计求婚出丑	121
第八回	兄弟竟误会情海风波	149
第九回	风流云散好事化成烟	177
第十回	江上烟波前尘等一梦	207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35

第一回

白璧无瑕羞惊鸡头肉

天空是黑漆漆的，仿佛涂上了浓墨一样可怕。月亮姑娘今天没有露出粉脸来向宇宙间闲眺，只有几颗闪闪烁烁的小星在亮晶晶地发着微弱的光芒。大地上的一切依然显得那样模糊迷离。夜风似乎吹得很紧，远近的枯树枝叶儿都在瑟瑟地作响。瞧着那黑暗里摇摆的树丛，正像魔鬼在那里微微地蠢动，而且还隐隐地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，这音调触送到人们的耳鼓，身子不自然地会颤抖。虽然并不恐怖，内心也会激起了一阵寂寞的悲凉。

这是一片寥寂的平原，草地上散布着疏朗红色的灯光。在红色的灯光中可以瞧见平原上是搭了无数的帐篷，每个帐篷前踱着两个捐枪的兵士，默默地像机械式地来回地徘徊。寒星映着雪亮的刺刀，反射出逼人的光芒。四周是静悄悄的，除了皮靴在地上摩擦发出了很调匀而且含有节拍的声响。

“柳剑影，你为什么还不睡去呀？翻来覆去，恐怕又在想女人了吧？”

第一百五十五号的营帐里，地上是铺满了线毯，人像沙丁鱼般地挤睡着。江鸿宾见旁边的柳剑影只管转侧地翻着身子，遂向他叫了一声，和他开玩笑说。

“傻子，你别胡说，想女人还到这儿来？”

柳剑影把脸在薄薄的绒毯里露了出来，炯炯的目光在他脸上瞪

了一眼。

“那么老柳，你在想什么啦？”

剑影左边那个侯玉书也露出那副白净的脸庞，从绒毯底下伸过手去，推了推剑影的身子，也插着嘴笑嘻嘻地说。

“我想来想去就是想着你，哎！玉书，你真可爱啦！怪冷的天气，你躺过来暖暖我怎么样？”

柳剑影很快地把他手握住了，连忙回过头来，望着他俊美的脸蛋哧哧地笑。他觉得玉书温文得真仿佛女孩儿那么令人感到可爱。侯玉书被他这么一说，真的羞得绯红了两颊，把手从绒毯底下很快地挣扎回来，明眸却恨恨地白了他一眼。但睡在剑影右边的那个江鸿宾早已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来了。

“剑影，你别胡说，玉书是我的爱人，你怎么可以叫他和你一块儿睡呀？”

江鸿宾停止了笑，也很感到兴奋地说。显然在他们寂寞的心房里，谈起了女人，似乎得到了一些滋润的安慰。

“你们这两个真是败类，满嘴里胡嚼的是什么东西？要把你们牙齿敲落一排，那才会安静一些哩！”

侯玉书被两人取笑得有些恼怒起来，恨声不绝地骂着。虽然脸部上还含了一丝笑意，但心里很显明地有些生气。

“天气又冷，绒毯又薄，哪儿睡得熟？若不是那么说说笑话，身子不是更难受吗？”

江鸿宾把身子缩作一堆，两只小眼睛在肉缝中露得只剩了一条线了。

“你这话就放屁！你自己睡不着，就拿我来开玩笑？”

侯玉书呸了他一声，还有些余怒未平地向他喝骂着。

“玉书，那你就不应该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取笑你，你为什么只骂我一个人？是不是我生得胖猪一样丑恶些，你就真爱上了我们这位英俊的柳大哥了吗？”

江鸿宾却并不因他生气而终止了取笑，他还是加紧地去激动他愤怒的心弦。

“小鬼，我不捶你，你就不知道我的厉害……”

侯玉书被他说得气急了，遂掀开了绒毯，把身子猛可地跳起来了。

“哟！柳大哥，你快帮我的忙呀！拦住了他，别让他过来！”

江鸿宾见他跳起来，心里有些惊慌了，向剑影急急地救援。侯玉书不管一切地跨过去，骑在江鸿宾的身上，握了拳向他身上连连地打下去。鸿宾是个胖子，没法把他掀下来，只好向他连声地求饶。侯玉书却不肯依他，口中还骂着：

“你还要信着嘴胡说吗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他这个大胖子是打不痛的，你冷了身子那可不是玩的哩！”

柳剑影把自己的绒毯掀开，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却把玉书的身子拉到自己的怀里去了。侯玉书被柳剑影抱在怀里，却一些气力也用不出，竟没有挣扎的余地，这就涨红了两颊叫道：

“柳大哥，你快放手，被人家瞧见了，像什么样儿？”

“柳大哥，那你是放不得的，这么一个娇娇滴滴的美人儿，抱在怀里是多么幸福呢！我不瞧着你，你们只管恩恩爱爱地去享受鱼水之欢是了。”

江鸿宾见玉书被剑影搂到被窝里去，遂探长了脖子望着玉书红晕的两颊，又嘻嘻地笑起来。玉书恨恨地骂了一声。方欲挣扎起来，忽然听得一阵集合的军号在耳边急促地大响起来，于是睡熟的弟兄们也都一骨碌翻身坐起，披衣匆匆起来，大家各捐了枪，很快地奔出营外去了。

这一次上峰命令下来，是进袭乌家镇的杨柳村，听说土匪在那边囤有大量军械。在黑沉沉的深夜里，崎岖的道路上，大家鼓足了勇气，慢慢地摸索着前进。树叶儿不停地蠢动着黑影子，还当前面

有了埋伏，狗狂吠的声音，更会使大家感到有些心惊胆寒，不敢轻易地向前进行。但柳剑影是领在大众的面前，他那双炯炯的目光，仿佛兵舰上的探海灯，当他发觉前面并没阻挡的时候，他把指挥刀向上一扬，手指在嘴上叫出一声前进的信号，于是众弟兄放大了步伐，又向前摸索地行进了。

经过了一次激烈的搏斗，大家终于冲入了乌家镇的杨柳村。柳剑影左臂受了一个创伤，忍了疼痛，糊里糊涂地奔入了一个院子，里面是黑暗得可怕，静悄悄的，一个人的声音也没有。剑影知道乡下人都逃走了，自己因为很疲劳，急于要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所以也不管里面有人没有人，他便摸索着向草堂里走进去了。一脚还只有跨入草堂，谁知就被地下一件笨重的东西绊了脚。因为是冷不防的，所以柳剑影的身子就向前直扑了下去，慌忙拿右手去挡撑，不料手摸着的是个冷阴阴、光滑滑的东西。凭剑影灵敏的感觉所知道，这是一个死人的脸孔。剑影虽然胆大，也不免吃了一惊，连忙站起身子，手再向地上一摸，却是摸了一堆湿的，放到鼻子上一闻，怪腥气的，剑影知道自己摸着的是一堆血。理智告诉他，这份可怜的乡人家里，一定是曾经被一度洗劫过的。他心里很难受，但是在难受之中，他也感到十二分的愤怒。

“救命哪……”

忽然隐约的这一声细微的喊救声，从一阵微风中度送到柳剑影的耳鼓，使他意识到这屋子里一定还展现着惨无人道的一幕，于是把他内心的热血又沸滚起来，猛抬头向前面望了一望，只见里面尚有一条走廊，从走廊里照射出一线暗弱的光芒来。柳剑影于是移步走了进去，果然那边尚有一扇窗子，从很明亮的光线下瞧来，知道房间里是亮着灯火的。

接着第二次喊救命的声音又触送到剑影的耳鼓，很清楚这声音发自房中。剑影三脚两步地走到窗旁，眼睛向玻璃窗子内望进去的时候，这就应着了不瞧犹可的一句话。他心中的怒火顿时直穿到头

顶，飞起一脚，就向房门口直踢了进去。不料房门并没上闩，所以早被踢开，剑影一个箭步，直跳到床前，伸手把站在床前那个男子就一把提起，随便一掷，那男子竟被他冲跌到地下去了。

那个残匪既抢饱了东西，正欲腾身跨到床上去享受温柔的滋味，冷不防被剑影掷了一跌，心中好不恼怒，遂躺在地上，摸着手枪，向剑影开放两枪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剑影在他跌倒地下的时候，早已把自己身子也压了上去。柳剑影乘势把右拳握起在他下颚上就是那么砰砰两拳，打得怪有劲的。那个残匪怎禁得住剑影铁一样拳头的闷击，眼睛一眨，早已昏厥了过去。柳剑影笑了一笑，说声“好不中用的东西”，他取了掷落在地上的手枪，对准他的喉管，砰的一声，血花飞溅四处，那个欲想偷香窃玉的已经失去他的知觉了。柳剑影既把他结果了性命，回眸向床上望了一眼，那颗还是处男的童心，也不免忐忑地摇荡起来了。他很快地别转脸去，身子却向房门口走了。

床上那个赤身裸体的姑娘，正在千钧一发之间，幸亏剑影的搭救，方才保全了女孩儿家的清白，心里正在暗暗地感激，以为剑影总要到床边来解救了，谁知他却回身自管走了。一时不免焦急起来，遂也管不得地高声地叫道：

“喂！你走到哪儿去？请你快些先来救了我呀！我的身子是被绑着呢！”

“姑娘，你别焦急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我给你找个人来救你吧！”

柳剑影实在难为情，再回过脸去瞻望，背着那姑娘低低地说。

“我家里没有什么人了，因为我的妈妈已被他杀死了。”

那姑娘的话声在颤抖，娇羞之中又掺和悲惨的成分。柳剑影听她这样说，倒是愣住了一会子，暗想：不错，草堂上那个躺倒的尸体一定是她的妈妈了。既然她家里是没有什么人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亲自去解救她吗？这究竟太不好意思一些了。柳剑影这样地

思忖着，自不免又呆住了一会儿。那姑娘见他兀是面着房门口站着，虽然芳心中敬佩他是个热血的好男儿，但内心的焦急真仿佛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难受，她哀声地又求着道：

“你快救了我吧！我身子冷得受不住哩！”

柳剑影被她这么一说，方才想到现在是寒冬的季节，她身上一丝不挂，若再延迟下去，不是把她要冻冷出病来了吗？于是他在情急之下，不免想出一个主意来，遂立刻闭上了眼睛，回身摸索到床边去了。

那姑娘的两脚两手都被绑住在床栏的木柱上，她见剑影像瞎子般地摸索过来，一时深觉他人格的高尚，真是无出其右。但剑影的手是并没有生着眼睛，他当然不能像看见似的就去解那绑在木柱上的绳索。所以他的手不免走错了方向，竟直向那姑娘的胸部上摸去了。那姑娘是瞧得很清楚的，芳心又羞又急，要想叫喊，又觉得鼓不起这个勇气。直待剑影的五指已抵触在自己乳部的时候，她才绯红了两颊，挣扎出一句话来道：

“事到如此，你也不要避什么嫌疑了，遮掩了眼怎么能够解绳子呢？”

柳剑影虽然是闭着眼睛，但手的感觉当然也是十分灵敏，当他摸着柔若无骨、软绵可爱的乳头的时候，他急得连忙缩回了手。心中这一羞涩，全身顿时感到一阵热燥，脸也像涂过胭脂那么通红起来了。听了那姑娘的话，觉得事到如此，真的是管不得许多了，遂又睁开眼睛来，谁知正和那姑娘的秋波接了一个正着。那姑娘娇羞欲绝，连耳根子都红得赤化了，很快地把脸别了转去。柳剑影也忙着避过她的视线，急急地把她两手先松了绑，正欲回身去解她脚的绑，忽然那姑娘叫道：

“脚让我自己解吧！”

柳剑影听了，不觉猛可理会过来了，暗想：我这人太糊涂，已松了她手上的绑，我怎么再解她脚上的绑呢？于是立刻又回过身子

来，不过眼睛这样东西是透明的，柳剑影在回身之间，眼睛早已有了那么的一瞥。虽然是仅仅只有一刹那的一瞥，不过在一个年轻小伙子还没成过婚的人瞧来，那实在是够令人感到神秘的了。柳剑影的心头是跳得厉害，觉得比在枪林弹雨中更动荡得剧烈一些。他把身子向房门口走，但他手指的感觉似乎还有些滑腻的成分，他绯红了两颊，连自己也忍不住要笑起来了。柳剑影站在房门外，呆呆地出了一会子神。因为刚才奋勇地和那土匪搏斗，所以也忘记了痛苦。他的左臂本来是已经受了枪伤，经过一度很猛的用力之后，他此刻却感到酸麻万分，疼痛得仿佛要掉下来的神气。就在这个当儿，忽见那姑娘从屋子里探出半个脸来，向他悄悄地叫道：

“先生，你请到屋子里来坐吧。”

随了她这一句轻柔的话，柳剑影便回身走到房中来，不料才一脚跨到房中，那姑娘就向剑影扑地跪了下来，说道：

“多谢先生救命大恩，不知先生贵姓大名？也好叫小女子心里记着，以便报答先生的大恩……”

柳剑影见她跪了下去，却是站不起来，一时只好把她伸手扶起，微笑道：

“我姓柳名叫剑影，姑娘快不要如此，除暴安良，这原是我们的责任。这一些小事情，你可以不必挂在心上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那姑娘也已站起身子，四目相接，只见那姑娘的粉脸上已沾了晶莹的泪水了。柳剑影心里好生不解，她怎么又哭起来了？但他脑海里立刻又浮上了一个感觉，这才开始有些明白那姑娘所以淌泪的原因了。他感到那姑娘的可怜，因此明眸脉脉含情地凝望着她海棠带雨的脸庞，不禁出了一会子神。姑娘是个瓜子的脸，头发是并没有烫成波浪式的，但乌油滑丝很光亮，不过此刻却蓬乱得像才起身的一个病西施。两条弯弯的眉毛，是没有经过人工的修饰，所以并不十分细长，但却增加她天然的秀气。那双剪水秋波盈盈欲活，乌圆的眸珠显出十二分聪敏的神气。嘴儿虽没有点过胭脂，

却红得非常艳丽。穿着一件青布的旗袍，大概是件罩衫，里面是墨绿绸的料子，脚下一双元色布底鞋，扁扁薄薄的很是俏小可爱，觉得也并不是十足的乡村姑娘的风味。因为她粉脸上是沾着亮晶晶的泪水，这种楚楚的意态，是更增加了她妩媚的风韵。柳剑影在当初还并不十分注意，此刻仔细地打量之下，在他那颗平静的心境里，也不免激起了一圆圈爱怜的波纹。

“姑娘，你尊姓？这屋子可是你的家里吗？”

柳剑影后面这一句话是未免有些明知故问。因为他想和姑娘多谈几句话，但是却找不出相当的话来，因此只好无聊地搭讪着。那姑娘这才把纤手在脸上来回揉擦了一下，一撩眼皮，乌圆的眸珠转了转，点头说道：

“不错，这儿就是我的家里，我叫杨红薇……”

因为她把自己的名字也说出来了，所以她觉得难为情，两颊泛现了一圆圈的红晕，秋波水盈盈地向他俊美的脸上逗了一瞥羞涩的目光，大有赧赧然不胜娇媚之意态。忽然她不知又有了一个什么感觉，遂回身到桌边，在暖水壶里斟了一杯茶，亲自捧到他的面前，叫道：

“柳先生，你喝茶。”

柳剑影点了点头，却并不伸手来接，他紧锁了那两条清秀的浓眉，似乎十二分痛苦的样子。杨红薇见他这个神情，一颗芳心也不免奇怪起来，凝眸含颦地瞅住了他，正欲发问的时候，忽然她的明眸瞥见了剑影左臂军服上那点点的血水。红薇也是个绝顶聪敏的姑娘，她当然明白过来了，这就失惊叫道：

“哟！柳先生，你的手臂是刚才被那土匪枪伤的吗？”

她问到这里，心中一阵肉疼，她几乎又欲盈盈淌下泪水来。

“不，并不是刚才受伤的。杨小姐，谢谢你，给我拿盆温开水来好吗？”

柳剑影见她粉脸慌张的意态，心里有些感动，遂勉强含了笑容，

摇了摇头，向她柔和地说着。杨红薇不及回答，立刻把那只热水瓶取来，倒入面盆里，拿到剑影站着的桌边上面，只见他已把左臂军服脱了，那条棕色挺结实的臂膀上果然有一个枪洞，血淋淋的，真有些惨不忍睹。这就把她柳眉锁得紧紧的，脸上显出害怕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柳先生，你痛吗？这儿又没有伤药水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杨小姐，你别害怕，这一些伤是算不了一回事的。好在没有弹子嵌在里面，这是不要紧的，你有什么布条子没有？最好给我几块。”

柳剑影忍住了痛，还是向她轻声儿地安慰着，装作毫不介意的神气。

“有，有！”

杨红薇连说了两个“有”字，她的身子已是奔到床边那张五斗橱旁去，蹲下了身子，拉开了橱门，急匆匆地找出两三块绒布来，也忘记了关上橱门，就奔到剑影的身旁。只见他正在拿手在揭已腐化的血肉，他的牙齿是咬得紧紧的。从他这一副表情上看来，就可以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了。杨红薇这就情不自禁地说道：

“柳先生，你怎么能硬揭着呢？这可是肉呀！难道不怕痛吗？我给你拿布块浸了水，慢慢地擦揩好吗？”

柳剑影听她这样温柔而多情的口吻，当然也不忍拒绝她，遂点了点头，笑道：

“好，那就劳你的驾了。”

杨红薇并不说什么，她把一方绒布浸到盆水里去，一手托着他的臂膀，一手拿浸湿的绒布去揩拭他血水模糊的伤口。只见他的肌肉是在颤抖地跳动，红薇心中有些感伤，秋波掠了他一下，低低地问道：

“痛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柳剑影很简单地回答了两个字，虽然他的眉尖是蹙拥在一起，但他棕褐色的脸还是浮现了一丝微笑。杨红薇既问出了后，她又觉得自己的矛盾，人家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难道还有个不痛的吗？但他回答得也正好，偏说没有，这话和事实也不是相反的吗？她感到柳剑影的勇敢，她觉得这样强硬的少年是值得令人敬爱的，不过这么血淋淋的伤洞，任你怎样的好汉也是痛苦的。忽然她有了一个主意，觉得这样也许可以使他忘记了痛苦，于是她一面给他揩擦伤处的血渍，一面微侧了娇靥，俏眼脉脉地望着他，脸上掀起了倾人的媚笑，柔声儿地问道：

“柳先生，你加入军队里工作有多少年了？”

“哦，我在陆军学校毕业后，就入队伍工作的，算来差不多也有三年了。现在专干剿匪的工作。”

“有这么许多的日子了吗？所以柳先生作战的经验一定很丰富的，不知道你家里爸妈都健在着吗？”

杨红薇嘴里虽然问着话，但手里的揩擦工作是特别轻快。

“爸爸和妈妈都在北京，他们倒还很强健哩。”

“那么柳先生一定是生长北京了，不知弟弟和妹妹也都有吗？”

“弟弟倒有一个，可是妹妹却没有，我常想要一个妹妹，但这十年来就使我失望得很，假使我有像杨小姐那么的一个妹妹，我心里就很快乐的了。”

柳剑影望着她的粉颊，忍不住哧哧地笑。但既说出了后，他倒又感到难为情起来，两颊微微地有些红晕。

“柳先生，你这话可是真的吗？但我是个乡村里的姑娘，可不配给你做妹妹的。不过柳先生假使不嫌我丑陋的话，那我当然是很喜欢做你的妹妹啰！”

杨红薇扬着眉毛，一撩眼皮，乐得掀着酒窝儿，那小嘴儿就合不拢来了。

“杨小姐，你这话我不中听，乡村里的姑娘难道就不是人了吗？”

我以为乡村里的姑娘就比都市里的姑娘好多了。杨小姐，那么你就准定给我做妹妹好吗？”

柳剑影确实已忘记了痛苦，他的心里是不住地荡漾，而且还感觉到有些甜蜜的成分。

“柳先生果然愿意收我做妹妹吗？那我当然很喜欢，不过我们彼此年龄还不知道，也许我可以做你的姊姊说不定哩。”

杨红薇秋波向他膘了一眼，又显出娇憨淘气的神情。

“那你倒也喜欢占便宜的，单瞧我们的脸蛋，终也我比你老相得多了。那么妹妹今年几岁了呢？”

柳剑影见她那种可人的意态，实在很够人魂销的，脸上的笑容这就始终没有平复过。

“我今年十八岁，那么你几岁？”

杨红薇一面说着话，一面把他的伤处早已悄悄地包裹舒齐了。

“那就差得远了，我十足要长了你五年哩！”

柳剑影点了点头，觉得照自己的猜测，她也只不过十七八岁之间罢了。

“这样说来，那你真是我的哥哥了。哥哥，我把你伤处包扎好了，你快套上了衣服，别受了凉哩！”

杨红薇粉脸透现了青春的色彩，两脚跳了跳，十足还显出了孩子的活泼的神情。

“哟，妹妹已经给我包扎好了吗？我怎么一些也不感觉得痛苦呢？”

柳剑影低头一瞧，果然自己的左臂已经给她用白绒布包扎舒齐了。他心里感到很奇怪，一面把手臂套入红薇给自己提着的衣袖里去，一面脸上显出很惊异的神色，向她轻快地发问。杨红薇听了，一颗芳心真有说不出的得意，忍不住把秋波逗给他一个媚眼，抿着小嘴儿哧哧地笑起来了。一会儿，又说道：

“这叫作心无二用，所以你不注意到手臂上的痛苦了，我有一

搭没一搭地问着你，就是分开你对于创伤的心呀。你可瞧过《三国志》没有？关云长给华佗医疗臂上的镖伤，刀尖刮在骨上，瑟瑟有声，关云长为什么一些也不痛？原来他一心只对在弈棋哩。”

“妹妹真聪敏，想得好法子，你真可谓是华佗再世了。”

柳剑影听她这样说，可见她也是个识字的姑娘，一时觉得天赋她的丽质和慧质，心里更增加了一分爱她的心了。

“我又不懂医道，怎能做华佗？倒是你那雄壮的气概，大有当年关云长的风度哩！”

杨红薇扑哧一笑，俏眼脉脉含情地又逗了他一瞥喜悦的目光。

“妹妹，你待我这样好，我真感激你哩！”

柳剑影心里非常感动，把她柔若无骨的纤手紧紧地握住了，明眸逗在她的粉脸上，也显出十二分柔情蜜意的样子。

“哥哥，你别说那样话，我的性命也是你相救的哩！唉！”

杨红薇说到这里，忽然有了感触，红晕了两颊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却把螭首低垂在他的胸前。柳剑影心里当然也明白她所以如此哀怨神情的原因，遂把手按着她的肩胛，轻轻地安慰她道：

“妹妹，你别难受，假使我有得意的日子，总不会有忘你的恩情。”

杨红薇听了这话，在十分安慰之余，真有限感激。她情不自禁地把身子直偎到柳剑影的怀里去，微抬起粉脸，频频地点了点头，羞涩地道：

“愿哥哥言而有信，妹妹到死都感激着你的。”

“好好儿的为什么说死？妹妹，你放心，我虽然是个武夫，但我总不会使你感到失望的。”

柳剑影慌忙伸手把她小嘴儿按了按，又柔声儿地向她安慰着。杨红薇觉得他确实是个血性中的少年，一时被他真挚的情意感动得淌下泪来，默默地却是并不作答。

“干吗又伤心了？”

柳剑影对于她的落眼泪，心里感到黯然神伤，话声带有些凄凉的成分。

“不，我没有伤心。”

杨红薇立刻把手背擦去了眼皮上的泪水，脸上依然显出了一副媚人的笑容。她把两手伸到剑影的衣襟上去，将他金黄色的纽扣一粒一粒地扣上了。明眸含情脉脉地望着他的脸，酒窝儿是掀得深深地没有平复过。柳剑影瞧着她出水芙蓉似的两颊，白里透红，仿佛给风吹弹得破似的。他心里是像春风吹动微波那么荡漾，他脑海里忽又浮现起红薇横陈玉体的一幕，觉得自己能够娶得像她那么一个美丽多情的姑娘做妻子，这也未始不是我终身的幸福。剑影想到这里，他有些乐糊涂了，情不自禁把右手去挽住了她的脖子，低下头去，把嘴却欲凑到她红润润的唇皮上去了。杨红薇对于他这举动是并没有感到一些嗔意，她仰起了粉脸，因为她的身子是比剑影矮小，所以她还踮起了脚尖，当然她这个举动是表示接受剑影热吻的意思。

两人在经过这一次热吻之后，各人的心坎里这就更印有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像。杨红薇的两颊是一圈一圈地透现着红晕起来，绕过三分羞意七分喜悦的俏眼，脉脉地逗了他一瞥，不禁又别转身子去，慢慢地垂下了粉脸，望着自己的脚尖却是愣住了了一会子。

“红薇，人生的聚散真也是不可捉摸的。我在两个钟点之前，怎想得到会和一个陌生的姑娘有这样亲热的表示？难道我俩是前世注定好的缘分吗？这在你的心中，当然也是想不到吧？”

柳剑影慢慢地走上去，把手搭在她的肩上，向她轻轻地叫，柔声儿地说出了这几句有趣的话。

“可不是！那我就觉得有些怪。”

杨红薇听他这样说，忽然又回过身子来，一撩眼皮，乌圆的眸珠转了转，掀着酒窝儿，也望着他娇憨地笑。

“红薇，那么你除了妈妈以外，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家属了吗？”

柳剑影因为自己在这儿已经耽搁了许多时候，他想归营去了，